

●风物笺记

“海鲜”一说，大约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起来的。真能称得上鲜的，无非是要满足生猛与鲜活的条件才行。内陆城市能够吃到海鲜，完全是运输业大发展的福音。

沿海地区把新鲜海产加工后销售，谓之“海货”。去菜场路过水产店，总闻到一股浓重的咸臭味，令人掩鼻。古人所说“鲍鱼之肆”，不过如此。摊前摆着些盐霜簌簌的鱼干。这类水产店大多还有一个冰库，常年冰冻着带鱼、青占鱼、黄花鱼、鲳鱼之类。早年生活在内陆的人们，只有吃这些死鱼死虾的份。

带鱼可谓是此类海货中的大宗者，是最平民化的海产。

在我家乡常熟，人们亲切地称带鱼为“本港带鱼”，仿佛是一门本家的旧亲戚。常熟人对于带鱼的热爱到了迷信的地步，吃带鱼非“本港带鱼”不办，简直成为执念。有人说应该称作“本江带鱼”才对。常熟话中“江”和“港”同音。“江”，当然是指长江。常熟位于长江岸边，距离出海口也相对较近，过崇明即进入东海。境内的浒浦等地很早以前就有渔民聚居，形成江鲜海产的港口集散地。可长江不产带鱼。带鱼是纯正的海洋鱼类，无法在淡水中生活，称它为“本江”实在是不妥的。

●诗歌

虞山, 寄给孩子的轨迹 (组诗)

□朱佳伦

| | |
|--|---|
| 乙巳深秋，访虞山网红石 | |
| 骄傲的树枝抖落败叶 那块石头守在路旁 向破空而出的来人 指认青天 更多的石头挤向更远的高处 逆着水流的方向 深渊于静谧中坐定 给出大大小小的坚硬 接住衰败之物，照见宽阔 | 照见那块 一生背身而上的石头 和秋阳再无阻隔 人间模糊不清 民舍、船只……渺如蝼蚁 |
| | 三峰寺古楸树 |
| | 春风从不失约 这不是古寺蹲守的缘故 钟声不紧不慢，嫩叶竖起耳朵 听泉水召唤候鸟 |

●稻陌拾秋

外婆谣

□长安

2020年12月12日，是个难忘的日子。
彼时我正参加一个改稿会，忽然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是外婆走了。
一阵悲痛袭来，挂下电话便直奔外婆家。
外婆安安静静地躺着。
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，只有眼泪不停地奔涌。
外婆呀，我亲爱的外婆。
外婆是我生命中最慈爱的礼物。
她一生隐忍，听母亲说，外公年轻时脾气很爆，遇到事情时，就会把所有火气迁怒于外婆，但外婆总是默默忍让，所以他们不会吵架。倒是母亲经常看不惯，挺身而出维护外婆。“二垃圾”果然难对付！但外公有个优点，十分疼爱孩子，家中五个子女，他从不舍得责骂。所以相较于外公弟弟第一家老的小的总是吵吵闹闹，外公虽然脾气火爆，但家庭中夫妻和睦，子女和睦。
我想，这大部分得归功于外婆的智慧。

母亲属于五个子女中嫁得离家最远的一个，骑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，现在来看，这点距离实在算不了什么。
小时候去外婆家，要么跟着爷爷奶奶步行——爷爷和外公是好友，因此给爸妈定了娃娃亲，要么父母用自行车送我去。每次在去往外婆家的路上，我总是心生雀跃，似是去远方远行。
关于外婆最久远的一个记忆，是在四五岁左右。被父母送到了外婆家，白天人多热闹，一到夜晚安静下来，我就开始想家。我从小就是个认生认人的孩子，这一点到如今依然没有改变，在陌生的环境里，非常没有安全感。
那一晚，外婆和我住在猪圈里，老母猪要生产了，需要人在旁边待着。模模糊糊地记得，我们睡在干稻草上，我因为想家一直在闹腾，睡醒睡醒哭哭，哭哭睡睡醒醒。
外婆那一夜也没睡好。她一会儿起身去看母猪的生产状况，母猪也一直在哼唧，不时产下一个小猪仔。母猪一生产，外婆就会起身，用稻草帮助小猪把身体擦干净。有时母猪不好生产，疼得

“本港带鱼”这个名字，并不是常熟人对带鱼的专属昵称。太仓、上海、南通吕四以及浙江一些地方都这么叫。如果再把范围扩大些，上至黄海边的东台下至近处南海的厦门，民间都能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。这让常熟人难免有一些“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”的小失望，原来有那么多人要认它做亲戚。

究竟如何定义“本港带鱼”？人们似乎很难捋清它的真正来历，好比我们熟悉的一位朋友，却不知其身世底细一般，充满神秘。非要释名，窃以为“本港带鱼”指的是生活在泛东海范围内的一种具有小黑眼、老鹰嘴特征且肉质细嫩、油脂丰富的小型带鱼。

带鱼是中国四大海产之一，尤以东海出产最高，居各种鱼类产量之冠。按海域来划分带鱼品种，除本港带鱼外还有日本带鱼、韩国济州岛油带、大连“渤海刀”（渤海湾带鱼）、青岛小眼带鱼、吕四老鹰嘴带、舟山带鱼、南海珠带鱼、黄鲞带鱼等等。我国海域版图从北至南分别是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。各海域之间又没有装鲚筒，谁也不能保证东海带鱼会游到黄海里去，再往上游到渤海里去，甚至兜一圈出国去了。当然南海带鱼是不可能游至寒冷的北方海域的。所以以产区海域来划分带鱼品

种，是很难辨别带鱼们之间复杂的裙带关系的。好比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，因着地理的关系，形与质都有了不同变化。

带鱼是洄游性鱼类。洋流的温度、盐度以及食物资源、季节更替，甚至其自身的生殖属性都是带鱼洄游的主导因素，以此形成鱼汛。著名的东海舟山渔场冬汛，就是最具规模的带鱼汛。

东海带鱼按捕捞方式分为“网带”和“钓带”。网带指以渔网来捕捞的带鱼。网带以渔网的形式分为雷达网带鱼、拖网带鱼。所谓“雷达网”，有些费解。渔网一端用大铁锚固定在近百米深度的海底，以铁锚为中心，渔网随洋流旋转，此深海捕捞方式似雷达探测一般，这才叫作雷达网。雷达网所捕带鱼，因在网内互相摩擦碰撞，鱼身斑驳，银脂破损，有的甚至鱼腹穿裂，卖相难看，但味道确是一等一的鲜美，舟山人常以此津津乐道。雷达网带鱼属油带的一种。油带其实是有季节性的。进入冬季后，水质清冷会令带鱼的油脂更丰富，肉质更细嫩，即所谓冬带，是一年中最为肥美的。拖网捕捞的方式很简单，顾名即可思义，无需赘述。我们心心念念的本港带鱼即以此捕捞方式而来。

品相最美的带鱼要数钓带。专业

的钓带海船都采用串钩排钩的方法，鱼饵则用秋刀鱼之类。海钓爱好者大多以近海船钓为主。钓手通常在夜间作业，灯光会吸引鱼群靠近，用船竿配合“天亚”或“铁板”来钓。我有几位朋友热衷于海钓，每年总有两次汛期出海钓鱼。带鱼并非出水即死。钓出水面的带鱼浑身银光闪烁如同一柄电镀克罗米（镀亮铬）的长匕首，背部的透明的鳍则像蕾丝裙边一般舞动。摘钩时需极其小心，不慎被带鱼的尖牙划咬，一定鲜血直流。我不止一次吃过朋友们捎回来的钓带。新鲜固然新鲜，但多为两指多宽的小带鱼，吃起来骨多肉少，和普通本港带鱼相比还是逊色不少。我甚至吃过一种叫作“黑牙带”的鱼，全身黑色，头部极似带鱼，一副穷凶极恶、睚眦必报的样子，简直是深海怪物。后来查过才知它的学名是黑鳍蛇鲭，根本和带鱼不沾边。

虽然没有口福时时吃到舟山雷达网带鱼，普通的本港带鱼却是再亲民不过。

我们这边的人喜做红烧带鱼或糖醋带鱼。不去头不刮银也不撕去背鳍，只斩成鱼段，将两面煎得金黄，加极重的酱油，还必不可少地搁入糖，吃口浓油赤酱，极费米饭。

近来我却愈发不待见我们本地的红烧。前些年吃一家台州馆子，席上

一道家烧的本港带鱼惊艳四座。浙江家烧做法，带鱼只略微煎一面，简单调味，酱油微微着色，盛在一只长条状的弧形带鱼盘里，真是美食美器，相得益彰，和闽地的“酱油水”异曲同工，自此始知家烧的妙处。

我小时候最馋的是一碗炖带鱼。旧时新鲜的本港带鱼并不易得，菜场能买到的只有冰货。带鱼在汛期里捕捞回港后，有“江边人”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、访乡过镇，兜售各种江海鲜，有蜆蜆、鲚鱼干、小黄鱼、本港带鱼等。那个年代生活清贫，也没有冰箱，不能一下子买很多。难得吃上一次炖带鱼，很是解馋。如果隔许久没有吃到，猛然间会念叨叨起卖鱼人来，怎么那人好久没来了呢？甚至会想念起他的一声悠长的吆喝：“买带鱼，本港带鱼——”

炖带鱼是以前农村里一道难得的好菜。带鱼斩段，加入最简单的调味葱姜油盐，架在土灶的饭甑上去炖，饭熟鱼亦熟，又是“下饭利器”。彼时的炖带鱼和现在馆子里做的清蒸带鱼基本类同。无论是炖还是蒸，可说是本港带鱼最适宜的做法。用“入口即化”一词来形容肉类、鱼类食物，是不符合真实口感的，但炖带鱼、蒸带鱼能当之无愧，其腴比得启东油浸带鱼，其嫩胜过家烧豆腐鱼（龙头鱼）。

炖带鱼是朴实无华的山歌。清蒸带鱼是简洁自然的风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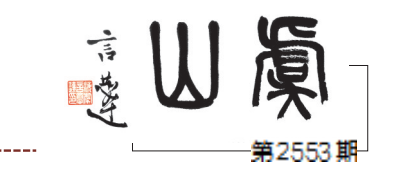
吃鱼时我最喜欢“抿骨头”。我吃带鱼，会将骨头抿得干干净净，甚至把脊骨嚼一遍才吐出，以至不经意间在宴席上出洋相。本港带鱼的脊骨，带着两排细密柔软的骨刺，像一把精致的梳子，或者说像奶奶的篦子。有一段时间里，流行吃远洋捕捞而来的洋带鱼。这种产于热带的近四指宽的大带鱼，有黄色的眼睛，肉质粗厚，能吃出“舍利子”。不知是不是带鱼得了骨质增生？我曾在一个海滨城市买过一件旗鱼骨制作的手串。我就突发奇想，带鱼的这个“骨瘤”是不是也能车珠子、穿手串？

我到现在还有吃带鱼头的习惯。尤其爱吃本港带鱼的眼睛。按照上海人的说法，吃带鱼眼睛明目。可惜至今仍是个高度近视的“半瞎”。现在做带鱼，好些人将它的“鹰嘴”（带尖牙的一部分）剪去，或者索性斩去鱼头丢弃，可惜。旧年时，可是连一截像壁虎尾巴一般的带鱼尾也不舍得扔的。

现在的食品供应空前丰富，本港带鱼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物，它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家常、草根，几十年来如同它飘带一般的身体贯穿在我们平淡的日子里，滋养无数江海沿岸的人们。

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用脚步，用一半醒着的时光 画出温顺的形状 怀揣着半座家山 秋已渐深，树叶和山石 脉络都越发清晰 那些跳动的红色 是萧瑟里的温情 而我们遥寄给孩子的轨迹 和老地图一样，还是鲜活的绿色 江南的春天的模样，就像 他们的今天 我们的昨天 | 虞山印社 ——西城楼阁怀古 虞山有暗红的质地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新的西城楼阁有旧式的箭楼
秦汉的铁主动让出残缺
都是暗暗的红
曾经的锋利见过太多魂魄
棱角像脚下的土一样日渐浑厚
“塞上燕脂凝夜紫”
薄刃和箭簇穿不透这里的风
就留下，让筋骨
多一重纵横，多一重交错
每一次短兵相接
都结出无数红豆
“奉谨以琅玕一，致问春君，幸毋相忘”



| | |
|--|--|
| 掠过黄色的墙壁 人间烟火鼎盛 召唤一种习惯 而那些阴冷的季节 更只有他们，带着灰色的影子 证明光的存在 和空心潭相互凝视 | 深秋在虞山， 走出一条兔子形状的线路 爬上熟悉的小山 穿行在陌生的路径 阳光透过密林 公平地洒下来 茶梅和三十年前一样 不谙世事，我们 |
|--|--|

婆。

我们每次去看外婆，每到傍晚时，她总是说：“天黑了，早点回去吧，我不留你们晚饭了。”我知道，外婆在心疼我，知道我得先把母亲送回去，再回自己的家，七弯八拐，大概得有一个多小时车程。

但我们总是坚定地选择留下来。母亲麻利地处理好带来的食材，不一会儿便可开饭了。外婆平常不和大舅妈一起吃饭，外婆坚持自己起灶，她觉得这样大家都方便和自在。每次我们去了，大舅妈在母亲反客为主的招呼下，都会过来与我们一起吃晚餐。

母亲每次去时，都会打电话给小阿姨，让她一起过来。因此每次去时，外婆就会显得格外精神，总是笑眯眯乐呵呵的。

外婆一直活得很通透，她不像母亲那样爱说话，什么事情都挂在嘴边咋咋呼呼，她是看在眼里不说透。

我生了女儿之后，女儿的奶奶还有一年才退休，我母亲不舍得放弃她经营的小店，于是外婆被请过来帮我带了一年的孩子。

那一年里，她见证了我所有的酸甜苦辣。外婆不会轻易评判任何事，她不会责怪任何人，她只是看到我把自己关在小书房时，会带着女儿前来敲门，让女儿的童稚之音给我带来安慰。

她在母亲那边，不会传递过多的消息，也不和女儿的爷爷奶奶谈论超越边界的话题。外婆一直是有着十分分寸的智者。

外婆在我身边的那段日子，也许是上天给我的一份安慰。

可是，外婆走的时候，我们谁也不在她身边。

她没有麻烦任何人。她就那么轻轻地倒下了。

外婆孤孤单单地走了。那么些年，她孤孤单单一个人待在她逼仄的小屋里，熬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。

外婆呀，亲爱的外婆呀。外婆已走了好多年。

可我经常有一种恍惚感，总觉得

外婆还在，她在等我们去看她。

如今，大舅已回归家庭，小表妹也结婚生子，一切都很好。

只是，没有了外婆的大舅家，对我来说，空空落落。

外婆，此刻，我一边吃着甜甜的“阳光玫瑰”，一边流着眼泪对你微笑。

●别有风味

柿子树

□陶杰

邻居送来一篮子柿子，刚采摘下来的，红色里面透着一点点绿，外面还披着一层白霜。柿子还未完全成熟，果实坚硬，嘴馋也得收起吃它的欲望。须存放一段时间，最好和苹果放一起，这样熟得快一些。新鲜的柿子，饱满厚实，从采摘时的生涩到成熟，似乎依然闪烁着生命力。

每次深秋来临，邻居家的柿子树就格外惹眼。

果实缀在翠绿的枝叶间，遮遮掩掩，一半露在外面，一半又藏在了绿色中，柿子的点点红色像是在画中被谁刻意点上上去的。在家里阳台上喝茶时，透过玻璃，一眼能看到点点红色。晒太阳时也能看到它，摆弄花草时也在眼睛的余光里。散步时它就反过来招摇地看着你，还不时间向你点着头，很熟悉的样子。

有几根枝干从树间不听话地踮出来，果实压着枝条，在风里弯着腰，摇啊摇，晃晃悠悠的。我等着等着，注视着它，屏息凝神地期待着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安静了下来。怎么还不掉下来？我和它比着耐心。一杯茶喝完它挂在枝头，一篇小说读完它依旧安然悠闲。出乎意料，它一点不着急，远比我更有耐心，悠悠哉哉的，像是在荡着秋千，充满了挑衅的意味。这时候有只鸟儿飞来多好，栖在枝头，打破平衡，在晃悠的枝头惊动起一丝波澜。到了那一刻，真的会期待下一秒发生什么吗？

我知道这与我无关，即使柿子掉下来也在邻居的院子里。我只是想猜测它掉落时的样子和时间。深秋给它点上诱人的色彩，那成熟时坠落的情景，想必惊心动魄吧，可我的期待总是无功而返。

最终还是没等到坠地，邻居就摘了下来。摘了一大篮子，放在桌子上。我看着红中带绿的柿子，像一个个孩子生涩的笑脸。它似乎认得我，或许真的认得我，记起了我。或者说是我记起了它，还有那

棵柿子树。像是在曾经老宅的院子里，我睡在石板上。两棵柿子树，左边一棵右边一棵，伫立在阳光里，枝叶的影子拍打着。成熟了的柿子挂在枝头，摇啊摇，像奶奶的手在扇着扇子。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

那时候，柿子是家里唯一的水果。物质贫乏的年代，两棵柿子树成了重点保护对象，我天天盼着它早点结果成熟，比盼着自己长大还急切。馋的时候，不等柿子成熟，就偷偷摘下来。苦中带涩的味道，比翠绿的香蕉更扎口，扎得舌头短暂失去了知觉，一直蔓延到了青涩的时光里。

也不知道这两棵树是什么时候种下的，我从没问过爷爷，父亲也不曾提起过。在我最需要陪伴的时候，树也跟着长大了。在无数个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我都躺在石板上，看着柿子树，似乎是我最近的两个入陪着我守护着我。枝叶上有缓缓蠕动的刺毛虫。还有透过来的耀眼的阳光。那刺毛虫颜色鲜艳，绒毛尖锐，爬到叶子边缘，晃动着下，同样掉不下来。我就在树下看着，不曾害怕过。在悠长又漫无边际的日子里，我觉得它们和我一样孤独。

那时候的时间仿佛永远花不完。像老宅前面的河流一样，平静包容，波澜不惊。尽情撒野，无尽奔跑，直至筋疲力尽，再怎么折腾也只是时光长河里的一两朵渺小又脆弱的浪花。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和自己对抗，撼动不了时间分毫。有时候我会疑惑，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挣脱时间的包围呢，沉默的时间比乡村的夜晚更深。

似乎只有安静下来，无所事事地遥想着破旧又充满生机的老宅里面升起的一缕缕炊烟，看着缓缓蠕动的彩色的刺毛虫。还有树上始掉下来的红柿子，在那里来来回回地摆动着，像一只大钟的钟摆，计算着流淌过的每一分每一秒。